

生活散记

张光仕

捧住一颗太阳

过我的肩膀。

我找了一块凸起的石头坐下，面朝着西边。太阳还高高地悬着，光线却已经不烈了，温温的，像一块被岁月磨润了的琥珀。天是那种极干净的、高远的蓝，蓝得近乎透明。风从西边来，掠过面颊，竟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暖意。

等着等着，天色便渐渐地变了。

最先动的是云。不知什么时候，西边的天际浮起了一层薄薄的云，像一片被撕得极碎的棉絮，松松地摊在那里。太阳开始往下落，光线便从云的缝隙里漏出来，一束一束的，像是谁在天上拉起了极细的金色琴弦。那些光落在远处的山脊上，山的轮廓便清晰起来，墨蓝的、沉沉的，像一幅用浓墨勾勒的画。

妻子忽然站起来，说：“快，趁太阳还没落，抓紧照相。”

她把手机递给我，自己走到草场中间那片最开阔的地方。逆光里，她整个人被镀上了一层毛茸茸的金边，影子长长地拖在草地上，被风吹得微微晃动。她仰起脸，阳光正好落在她的眉眼间，睫毛上仿佛栖着一层细细的金粉。

“你蹲下来拍。”她指挥我，“让太阳正好在我头顶。”

我蹲下身，调整角度。取景框里，她的身影小小的，立在那片金色的天穹之下，而那颗温润的、橙红色的太阳，恰好悬在她的头顶正上方，像一项燃烧着的冠冕。她微微张开双臂，仰头向着那光，风吹起她的发梢和衣角，整个人像一棵正在承接日光的树。快门响的时候，天边的云恰好被

风推过来一片，那光便从云的边缘漫开，柔柔地罩住了她。

然后她开始“玩”那颗太阳了。这是她一直想做的事。

她先是摊开两只手掌，掌心朝上，缓缓举过头顶。我从低处往上拍，她的手便正好托住了那颗下沉的太阳。掌心微微弯着，像一个浅浅的碗，把那一团温热的、柔软的光拢在里面。指缝间漏出几缕金红的光线，落在她的手腕上，像融化的蜂蜜。她托着那光的样子那样小心，仿佛手里真捧着什么了不得的宝物，脸上有一种近乎天真的专注。

接着她又换了姿势。右手举起来，拇指和食指微微张开，像捏着一枚棋子，又像捏着一粒刚刚从枝头摘下的果实。取景框里，那轮落日恰好被收拢在她的两指之间。太阳变得很小了，小得可以被她轻轻地、稳稳地捏住。她的手指微微用力，仿佛真能感受到那光团的温润与柔韧。风从指缝间穿过去，那光微微颤了一下，又稳住了。

“像不像捏着一颗糖？”她回头问我。

她的眼睛在暮色里亮亮的，映着太阳的余晖。我忽然觉得，人到了某个年纪，还能这样认真地、欢喜地去“捏”一颗太阳，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我们早已过了相信太阳可以摘下来的年纪，却依然愿意站在风里，伸出手，做出那个摘取的姿势。这个姿势本身，便是一种温情的固执。

草场上的人们渐渐安静下来。帐篷的剪影在逆光里成了一个黑色的、温暖的三角形。风还在吹，但似乎也放轻了脚步。



秋色（油画）

余欢地 绘

听乐论器

闲音乐《湖》，开曲的十几秒轻微的乐音，表现出一种冷水升温般的提示，跟着，一种明亮清脆的民乐之音，徐徐道来。几曲贯耳，一种一时迷茫、一时清醒、一时低调、一阵高亢，勇往直前的气势，展现在面前。这样的器材对这种看似休闲放松的东西，它的过程与作用，却也是衡量一种物器，是否经得起考验的问题。还好，乐音徐徐浸出了人类希望与自然的和谐宁静，彰显人与生活的哲理。难怪乎，《湖》的音乐面市时，圈了不少痴迷粉丝。

接下来，为了测试竹管乐器的表现，放起张维良的《天幻箫音》，立马，一种悲泣的啜啜声，好似看见了大雪纷飞，说悲就切，说冷就凉了苍凉环境。仿佛是人生大起大落的种种形态，并希望寻求出路的心态。悲凉的速度与竹管的音质，仿佛是从灵魂中流出的心声。

前段时间，赵聪《春江花月夜》的琵琶曲，硬是火了一阵子，这些曲目，多为玩家验证琵琶品质的曲子。一曲既出，大珠小珠落玉盘，颗粒般的清脆之音，鱼贯而入。春江月夜，潮起潮落，潺潺流水，花前月下，声音刻画着一幅，恬淡静谧，清新典雅的美景。我试想，这不就是中高音的纯正，吻合芳菲吗。

为了检测中低音的品质，我们测试了赵晓霞演奏的《渔樵问答》的经典古琴曲。声音一出，我们都惊讶地感觉，手指拨出的那根弦音，上下起伏，刚劲有力，浑厚之音，清晰下沉，仿如涟漪。时而铿锵有声，时而轻柔似水，好一幅山水樵渔之卷。

之后，静听了童丽演奏的红楼梦主题曲《枉凝眉》的古筝曲，弦弦晶莹剔透，无限地穿透耳际。古筝的清澈透亮光鲜地表现了“阆苑仙葩”与“美玉无瑕”的鲜活形象，童

整个世界都仿佛屏住了呼吸。

太阳终于触到了远山的脊线。

就在那一刹那，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整片天空都点燃了。云层烧起来了，从最底的边缘开始，先是暗金，再是亮橙，再是灼灼的红，一层一层地往上蔓延。远山的轮廓被镶上了一道极亮的金边，像是谁用蘸饱了颜料的笔，沿着山脊重重地描了一笔。近处的草地被染上了一层暖融融的光，每一根草叶都仿佛在微微发亮。

妻子安静地站在那片光里，侧过脸，看着西边那场盛大的燃烧。光落在她的侧影上，把她的一半面孔照得透亮，另一半沉在温柔的暗里。风吹着她的头发，一缕一缕地，缓缓地飘起来，又落下去。那一刻，她自己也成了这暮色的一部分。

光一点一点地收了。先是红色褪去，再是橙色暗下去，最后那束光从云缝里消失的时候，整个草场像是被谁轻轻放下了一床灰蓝色的被子。风又大了起来，带着夜的凉意。远处城市的灯火星星点点地亮了。

下山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月亮爬上来了，半边，清亮亮的。妻子走在我前面半步，脚下的碎石发出细碎的声响。

她忽然停下来，抬头看了看月亮，又回头看了看那座隐在夜色里的山。

“明天太阳还会出来。”她说。

我应了一声，没有说出口的是——明天出来的那颗太阳，已经不是今天这一颗了。今天这一颗，已经被她用手捧过，用指尖捏过，收进了比天空更深的地方。

名城诗坛

韦 忍

寻找秋天（组诗）

秋天是从一场细雨开始的	桂香帖
当清晨的细雨 幽幽漫过这座小城的时候 我愿意把雨后四处弥散的暮色 归咎为秋意	一定是得到了默许 秋意渐浓的尘世 才有这么一场声势浩荡的绽放
当嘶哑的蝉鸣 戛然化身为叶 我愿意把洒落人间的这些碎片 当成上天派来的信使	阳光太张扬了 桂花大放肆了 就像大白天 也藏在枝叶间的千百万颗星星
当河流把姿态一再放低 我的双手已沾上鸟鸣的阵阵清凉 当野菊花铺出一地金黄 我看见草木已与秋风打成一片	愈发空旷的田野 凉风就这样没完没了吹着 醉人的桂香 就要漫过天空的高远
夕光照在响水河上	远和近
晚风渐起的响水河上 一群白鹤 还在凉意弥漫的浅水处 来回走动	站得高的人 也不一定看得远
高傲的神情，悠闲的步履 既像在河里觅食 又像在水中集体练习漫步	比如现在我捷足先登 飘飘然然 就迎着晚风 站在天台山的最高处 但看到的依然只有眼前这座 熙熙攘攘的城市
短歌行	哪像你 只需泡上一壶茶 拿起一份报纸 即使一个人背对黄昏 也能看到千里以外的地方
半夜醒来	秋分帖
半夜醒来 尘世静得仿佛只有我一人 风带着凉意一阵阵吹过 沉睡的村庄 如一片孤舟在清水里泊着	明月从松树林里冉冉升起时 山村的寂寥 才被寂寂的风声 勾勒出朦胧的轮廓
秋风所到之处 暗香浮动 万物动容 就像人间突然多了三分醉意	群星低垂，仿佛一枚枚鲜活的弹孔 缓缓西去的河流 是裸露在大地上的一道发光的伤疤
走很远的路去寻找秋天	落寞的枯草丛里 除了几粒不知疲惫的秋虫 还在轻轻拨弄月光的清愁 万物的沉默 难道也有难言的忧伤
我走过无数清晨黄昏 朝暮往复 依旧对明天一无所知	当秋天的辽远被时光的利刃 一分为二 我看见夜幕下的尘世 已随几片无声飘落的黄叶 清水般凉了下來
晚风辞	我听过细流无言 穿过莽莽丛林 见过梦境般辽阔的 云天与原野
深蓝的夜空中 一轮孤悬的明月 正缓缓滑过我的窗前 静谧的光辉 多像上苍倾洒在人间的阵阵清凉	我翻越过一道道山梁 走过条条河岸 座座村庄 一路向前 我还步入过那条 通向密林深处的林间小道
晚风辞	暮然回首 秋天便伴着漫天细雨 无声飘落人间
天色已近黄昏 田野上飘起的晚风 一阵比一阵紧 不断掉落的黄叶 一片比一片急	草在枯黄
落在河里的了无牵挂 顺着流水远去 飘向草丛的不动声色 静静躺着 随意摔在路上的 就只得任由过往的行人 牛羊来回蹂躏	一个人走在秋的深处 我看见那些有名字 没名字的草 在田野上大片大片地枯黄
当群鸟的翅膀 一次次拍凉大地 秋说深就真的深了 不过就是安身立命 万物又何必深陷忧伤	这特别的谢幕方式 让我想到衰老 想到寂寞地燃烧 想到那一场依依不舍的别离
	午后阳光黯淡 山野漫着晚风 天气变凉 我开始怀念春天 就像我突然想起 曾爱过的那个人